

近代汉语动词结构“程度量”表达形式研究*

焦毓梅**

目 录

1. 引言
2. 近代汉语中以形容词/副词为主的相关表达形式
3. 近代汉语中以数量为主的相关表达形式
4. 结语

中文摘要

现代汉语中VP结构“程度量”的表达形式繁杂，且出现了“副词或形容词”与数量结构强制性共现的情况。仅考察现代汉语层面似乎很难说明这种情况形成的原因，也很难解释形容词或副词与数量成分强制共现的合理性。

鉴于近代汉语时期(晚唐五代-明清时期)是现代汉语副词系统和数量表达系统形成的重要时期。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的相关语料进行考察，并寻找现代汉语相关结构形成的原因。文章通过对相关词语及结构的考察，发现在近代汉语时期之前，“形容词/副词+VP/AP”是动词结构和形容词结构共同的表量形式，且不必和其他数量成分同现，进入近代汉语之后（特别是宋元之后），VP结构“程度量”的表达逐渐演变为以“VP+数量”结构为主。现代汉语中“形容词/副词+V+数量”结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过渡形式。

关键词： 近代汉语， 动词结构， 程度量， 数量结构， 形容词， 副词

* 本研究得到德成女子大学2021年度研究经费支持(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the Duksung Women's University Research Grants 2021)。

** 德成女子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感谢三位评审的宝贵意见。

1. 引言

量范畴是语言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通常可以分为空间量、时间量和性状量三个次范畴。1)我们通常说的程度量属于量范畴的一个次范畴，程度量本质上是数量的差别，是人类对于客体内所含的性状通过相互比较和主观认定的方式而得出的高低差异的范畴化，与空间量、时间量和性状量都密切相关。

现代汉语中程度量最主要的外化方式是使用程度副词，且程度副词一般只和性质形容词或具有性状特征的动词性结构（如心理动词等）搭配，而一般性的动词结构是不能和程度副词搭配的（如不能说很吃、最看等）。一般研究者大多更关注某些具有性状特征的特殊动词，与程度副词搭配的依据性，如刁晏斌（2007）讨论“程度副词+一般动词”的搭配，高苗红（2006）讨论“程度副词+失败”的合理性等2)。而教学中也常常会简单地强调一般动词不能与程度副词搭配，并将原因归结为普通的动词结构没有性状特征、不涉及程度量问题，然而当我们尝试详细分析动词结构涉及各类“量”时，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一般性动词结构（下文记为“VP结构”）语义上通常指某一动作行为或某一事件，其中也涉及到空间量、时间量和性状量等相关范畴。李宇明（2000）指出“动作量”涉及计量行为动作等的力度、涉及的范围、活动的幅度、反复的次数和持续的时长等3)。而且，如果VP结构语义上是指某一“事件”的话，还可能与“事件”的规模、范围等“量”相关。

VP结构的这些“量”如果不是精确数量的话，与程度副词表达的“量”基本上是一致的，既涉及客观量，也涉及主观量的表达，因而我们将其称之为“VP结构的程度量”4)。

1) 李善熙，《汉语“主观量”的表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论文，2003年，pp.2-3。

2) 这一类的研究成果非常之多，不胜枚举，文中只能略提一二。刁晏斌，〈试论“程度副词+一般动词”形式〉，《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2007年；高苗红（2006），〈“程度副词+失败”的合理性——关于程度副词+动词〉，《现代语文》第1期，2006年。

3) 李宇明，《汉语量范畴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p.59。

4) 如“大摆筵席”，“大”既指客观上的规模大，也指主观认知上的规模大。

我们尝试考察VP结构相关“程度量”与相应的表达方式，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以数量为主表示相关“程度量”的表达方式。

VP结构所涉及的动作或事件过程反复的次数，通常用动量结构来表示；动作或事件持续的时长，通常用时量结构来表示。这些数量结构一般出现在动词之后，与副词或形容词配合可强调说话人的主观感受，如：

- | | |
|----------------|----------------|
| (1) 他每个星期都来几次。 | (模糊数量—次数) |
| 他每个星期来好几次。 | (副词+模糊数量—次数多) |
| 他每个星期只来几次。 | (副词+模糊数量—次数少) |
| (2) 他等了一会儿。 | (模糊数量—时长) |
| 他等了好一会儿。 | (副词+模糊数量—时长长) |
| 他等了一小会儿。 | (形容词+模糊数量—时长短) |

第二类，是以形容词或副词⁵⁾为主表示相关“程度量”的表达方式。

VP结构所涉及的动作力度或幅度、事件规模的大小以及对整个事件的总体感受程度强弱等，主要用形容词或副词来表示，多用于动词前作状语，若涉及离合词或者事件名词也可能出现在定语位置⁶⁾，如：

- | | |
|----------------|---------------|
| (3) 他重重拍了一下桌子。 | (形容词—动作力度大) |
| 他轻轻地拍了一下桌子。 | (形容词—动作力度小) |
| (4) 他大张着嘴巴。 | (副词—动作幅度大) |
| 他微微抿了下嘴唇。 | (形容词—动作幅度小) |
| (5) 他大病了一场。 | (副词—程度高, 严重) |
| 他生了一场大病。 | (形容词—程度高, 严重) |
| (6) 他们今天大吵了一架。 | (副词—事件规模大) |
| 他们今天吵了一大架。 | (形容词—事件规模大) |

5) 因动词前表量的副词大多由形容词虚化而来，还有一些现在还处于语法化过程中，性质介于形容词和副词之间，所以很难清晰地判定其词性，为行文方便起见将其作为一类处理。

6) 也有用于动词后作补语的情况，一般需添加助词“得”作标记（如病得厉害），因涉及汉语补语结构的形成，情况复杂，另文讨论。下边一组例子中，“大”、“小”等词性标注参考《现代汉语词典》相关词条。

他们今天小赌了两把。 (形容词-事件规模小)

第三类,是动词重叠形式表示相关“程度量”表达方式。

现代汉语中动词重叠形式可以表示持续时间短、动作力度、幅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感觉等程度轻微,如:

- (7) 你等等我,马上回来。 (重叠-一时长短)
 麻烦您抬抬脚,我扫一下。 (重叠-动作力度、幅度轻微)
 我看了看,就放下了。 (重叠-综合感受轻微)

从以上七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汉语中可以用模糊数量结构、形容词或副词以及重叠形式来表达“VP”结构的“程度量”。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大/大大”、“微/微微”等形容词或副词与动词结构搭配大多需要出现数量结构;而动词后边出现模糊数量或重叠形式时则可以和最常用的程度副词“很”以及“稍微”类副词搭配,如:

- (8) 报纸上要为他大大庆祝一番。/大吃了一顿。/?大吃了。
 他微微一笑了一下。/微微一笑。/?他微微笑了。
 他小赚了一笔。/小小赚上一笔。/?他小赚了。
 (9) 他很吃了几杯酒。/他吃了几杯酒。/?他很吃了酒。
 他很花了一点儿钱。/他花了一点儿钱。/?他很花了钱。
 我们稍微逛了一会儿。/我们逛了一会儿。/?我们很逛了。
 我们稍微看看,就回去吧。/我们看看。/?我们稍微看。

第(8)组例子中,“大/大大”、“微/微微”、“小/小小”本身主要功能就是表动作或事件相关的“程度量”,语义上和后续的数量结构不一定相关,但没有这个数量结构似乎就不能说。第(9)组“很”和“稍微”在使用时,后面必须有个数量

7) 这类结构独立作谓语的时候通常需要数量结构,例外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成语、俗语等固定语(如大吃大喝、微有盈余等),一类是有其他后续成分的(如他大喊着扑了过来)。此外,“大扫除、大减价”等介于动词和事件名词之间的常用词语也不受这个限制。

作为呼应成分，否则就不能说。而且这个数量还不能是一个确定的量，必须是不太有主观色彩的“模糊量”或是和其主观色彩一致的主观大量或主观小量，程度量一般由这个数量结构表示，而“很”和“稍微”本身则不表示具体的“量”，只表示说话人或当事人对相关数量的主观认知和态度。⁸⁾

综上所述，现代汉语中VP结构“程度量”的表达形式繁杂，且出现了“副词或形容词”与数量结构强制性共现的情况。仅仅考察现代汉语层面似乎很难说明这种情况形成的原因，也很难解释形容词或副词与数量成分强制共现的合理性，

在进行历时考察时，我们发现现代汉语中的主要相关形式基本是在近代汉语时期（晚唐五代——明清时期）⁹⁾形成的。这一时期是现代汉语副词系统和表量系统形成的重要时期，本文尝试选择这一时期几种代表性语料，进行详细考察与描写，以求说明现代汉语中相关结构形成的过程和原因，也期望通过考察能对现代汉语VP结构的“程度量”表达形式有更清晰的认识。

2. 近代汉语中以形容词/副词为主的相关表达形式

近代汉语时期是现代汉语副词系统和表量系统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部分原有的词语及其用法发生变化，逐步衰落甚至退出口语系统，同时也有大量新兴词语及相关形式产生。我们尝试选择两组具有代表性的词语进行考察：一组，“大”、“微”、“稍”早在先秦或两汉时期就可用于表达相关“程度量”，并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时期；二组，“很”、“稍微”是近代汉语中后期才产生的新兴副词，其相关用法也产生较晚¹⁰⁾。

8) 焦毓梅 (2021), <现代汉语中“稍微+数量”结构的再认识>, 《中国言语研究》第95期, 2021年, pp.61-83.

9) 汉语史分期各家学者多有分歧, 这里基本是采用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中的说法, 认为晚唐五代以后直至晚清为近代汉语时期。

10) 参考《汉语大词典》等辞书中收录的较早例证并利用相关语料库检索确认基本情况。下文详述。

1) 相关表量形容词/副词的早期用法

第一组中，“大”、“微”自先秦起即可用于表程度量，“稍”作副词本来指“渐渐”，汉代以后演变出指“稍微”的用法并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中。这些词一般可单独表示程度量，无需与其他数量成分连用，如¹¹⁾：

- (10) 丁卯卜，大获鱼。(甲骨卜辞) (规模大，“鱼”数量大)
 时厥明，王乃大巡六师，明誓众士。(《尚书·泰誓下》) (规模大，声势浩大)
 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周易》) (程度高)
- (11) 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九章·怀沙》) (程度轻)
 一示吾贞以移其名，二微降霜雪以取松柏。(《逸周书·酆保解》)
 (规模小，程度轻)
 小园雨霁秋光转，天气微寒犹暖。(《全唐诗·桃源忆故人》) (程度轻)
- (12) 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史记·项羽本纪》) (渐渐，逐渐)
 去病后甚贵宠，而卫青稍衰，宾客故人，皆去青而事去病。(《前汉纪·前汉孝武帝纪》) (渐渐，逐渐)
 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汉书·周勃传》) (程度轻)
 (文书)如轴稍大，入函不得，即依前降使宣取，仍永为常式。
 (《唐会要》五十五) (程度轻)

例(10)中可以看到，“大”可与VP结构搭配，“大获鱼”语义近似于现代汉语“收获了大量的鱼”，“大巡”语义近似于现代汉语“大规模地、声势浩大地检阅军队”；“大”也可与AP搭配，近似于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用法，“大吉”语义近似于现代汉语“很吉祥”。“大+VP”在部分例子中好像是指相关名物数量多，其实仍倾向于对事件或动作的整体描述，重在说明事物整体给人的感觉强烈。

例(11)中可以看到，“微”可与VP结构搭配，“微睇”语义类似于现代汉语

11) (10) - (12) 三组例子参考了《汉语大词典》、《康熙字典》等辞书中的相关用例。

“稍微看看”，“微”含有动作幅度小，短时等多重意义，“微降霜雪”语义类似于现代汉语“稍微下了一点儿雪”，“微”指“霜雪”的规模小。总体看来，“微”可与表动作或事件的VP搭配，倾向于对动作或事件的整体描述，重在说明事物给人的整体感觉轻微。到唐代出现了大量的“微+AP”表程度轻微的例子，“微寒”语义类似于现代汉语中的“有点冷”。

例(12)中“稍”本指“渐渐地”，可与VP或是AP结构搭配，后衍生出表“程度轻”的意义，仍旧可与这两类词语搭配，也无需借助其他数量成分。

综合来看，这一组词最晚在唐代都发展出了典型的表程度量的用法，均可与VP和AP搭配，且不必和其他数量成分同现，也就是说，“形容词/副词+VP/AP”是动词结构和形容词结构共同的表量形式。

第二组中，“很”和“稍微”都是近代汉语时期才产生的新兴程度副词，相关用法产生得很晚。“很”¹²⁾从先秦时期直到近代汉语时期，一直是只有动词和性质形容词的用法，“稍微”则多是“渐渐衰落”的意思，如：

- (13) 今王将很天而伐齐。(《国语·吴语》)(动词，违逆)
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国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国语·晋语》)(形容词，凶狠)
- (14) 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馀城。(《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渐渐衰落)

2) 相关表量形容词/副词近代汉语时期的发展演变

(1) “大”、“微”、“稍”

我们选取《敦煌变文集》、《朱子语类》、《金瓶梅》、《红楼梦》四部代表性文献¹³⁾，考察自唐五代直至清代相关结构的变化情况。利用CCL语料库

12) “很”、“恨”、“狠”、“喂”四字同源，在文献中多有混用，下边相关例子中不再作具体说明。

13) 这四部文献分别是近代汉语时期不同阶段的代表性语料：《敦煌变文集》为晚唐五代时期语料、《朱子语类》为北宋时期语料、《金瓶梅》为明代语料、《红楼梦》为清代语料。

(古代汉语语料库)¹⁴⁾检索相关例子, 统计如下(详见表1)¹⁵⁾。

表1

语料	大+ VP	大+ AP	稍+ VP	稍+ AP	微+ VP	微+ AP	大+ 数量	稍+ 数量	微+ 数量
敦煌变文	20	9	12	11	3	2	0	0	0
朱子语类	65	27	23	65	39	5	4	8	6
金瓶梅	72	6	6	6	5	3	32	2	1
红楼梦	89	36	17	7	55	9	45	3	34

从相关用例来看, 在《敦煌变文集》中全是不含数量成分的“副词/形容词+VP/AP”结构, 自《朱子语类》起开始零星出现VP/AP中含有数量成分的用例, 到《金瓶梅》中“大”相关用例大幅增加, 而“稍”、“微”这一时期多用于书面语, 由于《金瓶梅》语料特点, 其中总体用例较少, 但仍出现了含有数量成分的用例; 在《红楼梦》(尤其是其口语部分)中“大”、“微”(包含重叠形式“大大”、“微微”)出现了较多含有数量成分用例, “稍”则因多出现在书面语中, 用例不多。

在口语性较强的语料中, 总体趋势呈现由单一的不含数量成分的结构, 发展为两种结构并行的情况, 其中“大/微+AP”几乎没有含数量成分的例子, 只“大/微+VP”中含有数量成分, “稍”则与AP、VP搭配时都有含有数量成分的例子。其中数量成分涉及各种形式, 此外, 还出现了与动词重叠形式共现的例子。如:

- (15) 如大睡一觉, 及醒时却有精神。(宋《朱子语类》)
参罢灵去了, 内外亲戚都来辞灵烧纸, 大哭一场。(明《金瓶梅》)

14) 詹卫东、郭锐、谌贻荣, 2003,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规模:7亿字;时间:公元前11世纪-当代), 网址: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15) 表1统计数据中包含了相关重叠形式(大大、微微、稍稍)的例子, 其中VP指一般动词性结构, AP指形容词性结构, 数量指VP和AP结构中含有数量成分。“很”与“稍微”直到晚清小说中才出现较多相关用例, 因而没有放在表中, 后文详述。

- 老爹大坐一回，慌的就起身，嫌俺家东西不美口？（明《金瓶梅》）
- 见面时彼此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阵。（清《红楼梦》）
- (16) 往往两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得分毫，便去做那一件。（宋《朱子语类》）
- 若稍有些子私心，则好恶之情发出来便失其正。（宋《朱子语类》）
- 袭人忙爬起来按住，……觉得微微有些发烧。（清《红楼梦》）
- 写了降伏心火的药，吃了一剂，稍稍平复些。（清《红楼梦》）
- (17) 大节下，姊妹间，众位开怀大坐坐儿。（明《金瓶梅》）
- 姑娘、姑爷意思间稍题题，也不敢直说。（明《金瓶梅》）
- 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鹃：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清《红楼梦》）

例 (15) 中可见各类名量、时量结构，例 (16) 中可见“些/有些”等不定量结构，例 (17) 中可见动词重叠结构以及“一V”结构。从语义上看，这些例子已经与现代汉语的相关结构十分接近，如“大睡一觉”、“大哭一场”、“微微一笑”等例子。“大”、“微微”表示对相关动作行为的整体感觉，包含时间、动作幅度等诸多因素，与其中的数量结构“一觉”、“一场”、“一笑”无关，而“微微有些发烧”、“稍重得分毫”、“稍题题”等例子中，“有些”、“分毫”以及“题题”等本身就表示VP相关程度量，“微微”、“稍”等主要是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程度量。此外，至少在明代就已经出现动词前表程度量的词语后移的形式，与前边所列几组例子语义相近，如：

- (18) 那人又笑着大大地唱个喏，回应道：“小人不敢。”（明《金瓶梅》）
 王婆笑道：“大官人却才唱得好个大肥喏！”（明《金瓶梅》）
- (19) 你在院里大大摆一席酒，请俺们耍一日就是了。（明《金瓶梅》）
 留下来保家中定下果品，预备大桌面酒席。（明《金瓶梅》）

(2) “很”、“稍微”

“很”与“稍微”在近代汉语时期才产生了表示“程度量高/低”义项，其发展

情况与前边一组有些不同。

“很”在元明时期已经产生了表程度高的用法，但只限于与AP搭配¹⁶⁾，可作状语，也可作补语，如：

- (20) 俺年时也在那里下来，喂便当。(元《老乞大》)(程度高)
 这是几瓮常酒醉子，那几日狠暖和，我怕他过了，开开，还正好。
 (明《醒世姻缘》)(程度高)
 何消认义，我自家的姊妹也多得狠在那里。(明《醒世姻缘》)
 (程度高)

同一时期的文献，“很”与VP结构搭配的例子中，“很”一般用于说明VP的相关性状特征，如：

- (21) 那乌鸦还在那里狠叫，俊脚道：“我借这业畜卜我一件心事则个。
 (明《二刻拍案惊奇》)(用力，大声)

同时也应注意到，这一时期“很”与数量成分同现的例子非常多，语义上“很”表示VP相关性状，与后续的数量成分无关，如：

- (22) 落得马氏费坏了些气力，恨毒不过，狠打了一场才罢。(明《二刻拍案惊奇》)(凶狠，用力)
 拿棍子向他脊背上尽力狠抽了三十下，打得秋菊杀猪也似叫。(明《金瓶梅》)

“很”作补语时，多为“V的很”，语义类似于现代汉语中“V得厉害”，如：

16) 太田辰夫(2005)指出“很”质变为副词可能跟语言接触有关，认为在元代“喂”就是程度副词“很”，“喂”可能是由于当时北方人与蒙古人接触较多，在受蒙古语的影响下而产生的北方民间俗语。廖娟(2012)在此基础上指出：在金末元初时“很/狠”作副词已经初见端倪了，而受蒙古语语法的影响，“喂”在元代的使用加快了“很/狠”由形容词“凶狠”义向程度副词过渡的进程，并最终在外因的促进作用下实现由形容词到副词的语法化。语言接触这一外因与语言本身发展变异的内因相结合，促成了程度副词这一用法的诞生。

(23) 我说罢了罢,你越发打的狠了。(明《醒世姻缘》)(用力,厉害)

直到清代晚期才完成了“狠(用力、厉害)”与“很(程度高)”的分化,一部分的“[很+V]+数量”被重新分析为“很+[V+数量]”,“很”与VP结构搭配,大部分例子中都有数量结构出现,“很”语义上强调“程度高”。如《官场现形记》中“很+VP”有34例含有数量成分(如例24),只有7例不含数量成分(如例25):

- (24) 五科、翩仵两个人也着实替他出力,很化了些冤枉钱。
治弟很读过几本翻译的外国书,故而略晓得些外国政治。
晓得这班人都很有点权柄,太太跟前亦都说得动话的。
- (25) 现在京里很有人说亲家的闲话。
陕西窈某人,从前做津海道的时候,很应酬他们外国人。

另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很+[有些/有点+AP]”的用法,如:

- (26) 老英雄心中思索,三太作事很有些刚直。(清《三侠剑》)
他把妻妾看得十分尊重,至于母党,很有点瞧不上眼。(清《济公传》)

从上边几组例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很+[V+数量]”的用法与现代汉语已经基本一致了。

“稍微(也作稍为/稍些)”与“很”一样是近代才产生的副词,且比“很”表“程度”的义项产生得更晚,到晚清时才出现较多用例。“稍微”、“稍些”都是晚清小说中才出现的,“稍为”在宋明时期多为“稍作”之义,有少数“稍为+VP/AP”的例子,如:

- (27) 於凡佣之人稍为胜也。(宋《册府元龟》)
- (28) 然成化以前,惟武英稍为猥杂,而文华之与两房,似亦不甚轩轻也。(明《万历野获编》)
- (29) 如或不见依从,稍为迁延,将恐别招悔咎。(宋《大金吊伐录》)

袁州推官郑谏臣者，稍为申理，辄罗其诟詈，且有入奏之语。（明《万历野获编》）

文献中用例很少，但可见“稍为”可以与单音节形容词（如例27）、双音节形容词（如例28）、双音节动词（如例29）搭配，结构中没有数量成分，语义上“稍为”独立表相关程度量。

到晚清时，“稍微”的用法基本上与现代汉语一致，无论与AP还是VP搭配，基本上都与数量成分同现¹⁷⁾，不与数量同现的基本是双音节形容词。如：

- (30) 且官之补缺，皆有保法，何缺出轮何班补，虽抚藩不能稍为变动，澄弟在外多年，岂此等亦未知耶？（清《曾国藩家书》）
 儿子近来身体不很结实，稍微用心，脸上的癣便发了出来。（清《经学历史》）
- (31) 难道稍微迟一刻，就怕找不到亲家？（清《经学历史》）
 不妨面子稍些推板点，骨子里头，老老实实的叫他见你个情。（清《官场现形记》）
- (32) 胜爷又把左边的青铜环子一拉，右边一拉，稍微一响，却原来是一个荷叶门开开啦。（清《三侠剑》）
 等他做好之后，稍些分点好处与他。（清《官场现形记》）

这一时期的例子中，“稍微”不与数量结构同现的例子不多，一般为风格古雅的文章或者与双音节结构连用（如例30），与数量同现的情况则不太受限制，可与单音节、双音节形容词和动词搭配（如例31、例32）。

3) 小结

这里讨论的五个词产生时间不同，发展出相关用法的时间也不同，但与VP结构搭配时，大体上都经过了由不与数量成分共现到基本上必须与数量成分或

17) 检索CCL语料库清代共87例，其中“稍微+数量”的占了63例；“稍些”共14例，其中“稍些+数量”的占了12例；“稍为”共60例，其中“稍为+数量”的占了32例。

重叠结构共现的变化。详见表2，表中“-”表示此时期以结构中不含数量成分为主，“+-”表示此时期结构中含有数量成分和不含数量成分的两种形式并行，“+”表示此时期以结构中含数量成分为主。

表2

时期 \ 词	大+		微+		稍+		很+		稍微+	
	VP	AP	VP	AP	VP	AP	VP	AP	VP	AP
近代汉语以前	-	-	-	-	-	-				
近代汉语中早期	+-	-	+-	-	+-	+-	+-	-	-	-
晚清到现代	+	-	+	-	+	+	+	-	+	+

3. 近代汉语中以数量为主的相关表达形式

在考察以形容词/副词为主的结构之后，我们也尝试考察现代汉语相关结构中使用的数量结构以及重叠形式的产生与发展，发现这些结构基本上都是在近代汉语时期完成了语法化过程。

1) “一V”结构的产生

“一V”结构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相关研究很多，如殷志平(1999)认为现代汉语中动词前加成分“一”是一种动量成分，表示动作、行为出现了一次或状态变化了一次。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由基本意义引申和派生出短暂、动作快捷、突然和程度低等意义¹⁸⁾。叶玉纯(2006)指出“一V”是人们用外部观察法观察事件得到的完整体，其瞬时体特征为：少量、瞬时、动作独立完毕¹⁹⁾。简单来说，现代汉语“一V”中“一”既表示客观量，又表示主观量，“一V”既表动作行为

18) 殷志平, <动词前成分“一”的探讨>,《中国语文》第2期, 1999年, pp.116-121.

19) 叶玉纯,《论“一V”结构》, 吉林大学学位论文, 2006年.

过程进行一次，也强调行为具有瞬时性特征，也就是时间短、幅度小、程度轻微等综合“小量”特征。

汉语中表示动量的方法，先秦时期主要是“数词+动词”（如“三战”就是“战三次”），自汉代以后逐步演变为以“动词+数量”为主。原本“数词+动词”结构中的部分常用数词则逐渐虚化，“一V”结构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

陈前瑞、王繼红(2006)对“一V”结构的语法化过程进行了梳理²⁰⁾，温锁林(2008)²¹⁾在此基础上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丰富与补充。综合来看，“一V”语法化过程大体如下。

现代汉语中“一V”的用法，萌芽于先秦时期。这一时期，“一V”中“一”主要指动量，用于“一~而~”结构中，强调一次行为即引发某一结果，用于假设情况时，语义类似于“一旦”，如：

- (33) 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
（《左传·僖公十九年》）（一次~就~）
- (34)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离娄上》）（一旦~就~）

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中古时期，并产生了“刚一~，刚开始”的意义，如：

- (35) 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世说新语·容止》）（刚见面）

自此后很长时期“一V”都停留在这一阶段，只能用于前句，不能结句。直到明代小说中才看到进一步的发展。陈前瑞、王繼红(2006)考察指出《祖堂集》、《敦煌变文》、《朱子语类》等文献中还没有见到类似现代汉语中典型完整体的用法，直到明代的《金瓶梅》才找到零星用例。在《红楼梦》中，“一V”的完

20) 陈前瑞、王繼红，〈动词前“一”的体貌地位及其语法化〉，《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2006年，p.12。

21) 温锁林，〈“一vp”的演化及“一量vp”的由来〉，《汉语史研究集刊》第11辑，2008年，pp.80-87。

整体用法得到进一步发展²²⁾。《红楼梦》中例子已与现代汉语中用法基本一致：

- (36) 底下方听见惜春道：“怕什么，你这么一吃，我这么一应。”（《红楼梦》）
 凤姐儿立起身来答应了一声，方接过戏单，从头一看，点了一出《还魂》，一出《弹词》。（《红楼梦》）
 (37) 幸而诸人都不曾听见，只有薛宝钗抿嘴一笑。（《红楼梦》）
 (38) 一言未了，只见钓丝微微一动。（《红楼梦》）

例(36)“一吃”、“一应”、“一看”中“一”表动量，指动作进行一次，但与“V一次”比明显带有“轻松、迅捷”之意；例(37)“一笑”也指“笑”的动作进行一次，带有幅度小、轻微之意；例(38)“一动”与表程度轻的“微微”连用，强化轻微之意。

2) “V—V/VV”与“V—下儿”结构的产生

“V—V/VV”与“V—下儿”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均可表示动词“量小”，其中涉及时量短、次数少、动作幅度小以及感觉轻松、语气委婉等方面²³⁾。

先秦汉语中本无动量词，大概在汉代发展出“动+数+量”的结构，自魏晋到唐这一结构逐渐成为汉语中表动量的主要形式，并产生了专用动量词包括“次、回、趟、遭、番、阵、场、顿、遍、下……”等。“V—V/VV”与“V—下儿”结构就是由“动+数+量”结构发展演变而来的。

张赫(2000)研究“V—V/VV”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指出这两种格式的产生与晚唐五代时期动词借用作动量词用法的兴起有关，来源于“V+一+同源动量词”的结构。文章中较为清晰地说明了相关演变过程：先是由动词发展出动量词的用法，在此基础上宋代文献中出现了大量同源动量词²⁴⁾。之后，同源动量词

22) 同19

23) 这三个结构在语义、语用上都有一定差异，这里只关注其与动词“量”相关的特点，故不作详述。

由实指动作次数，演变出不实指动作的次数，而是极言动作次数少或是指动作持续时间不长的用法，随即出现了省略“一”的用法²⁵⁾。

我们从张赫(2000)与张涛(2010)²⁶⁾等相关研究搜集的例证来看，“V—V/VV”式发展速度很快，基本上在宋到元期间就完成了演变过程，发展出了现代汉语中的基本用法。

“V一下儿”的发展情况与“V—V/VV”式大体相同。参考高频(2008)²⁷⁾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下”大概在唐代发展出动量词的用法，“V一下儿”主要是实指某个动作进行一次²⁸⁾，到北宋时出现“一下儿”指模糊数量的用法，随后出现“一下儿”表短时、小量的用法²⁹⁾。

3) “VP+一点儿/一些”结构的产生

在近代汉语时期，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点儿”、“些”等表示模糊数量的词语发展成熟，不但可以作定语表示与VP相关的事物的量，更发展出了作补语表示VP量的用法。

焦毓梅(2016)³⁰⁾对“点儿”与“些”的历时发展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指出“一点儿”经历了由“数+名”演变为“数+量”结构的过程，大概在六朝文献中开始出现了作为表形貌特征个体量词的例子，在唐朝用例逐渐增加，语义指“小量”，多

24) 所谓同源动量词即动词与动量词同源同形，如：明又喝，岐亦喝，明连喝两喝，岐便礼拜(宋《五灯会元》)，其中“喝两喝”就是“喝两次、喝两声”。

25) 张赫，〈现代汉语“v—v”式和“vv”式的来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2000年，pp.10-17。

26) 张涛，〈表达少量“vv”式的来源〉，《济宁学院学报》第5期，2010年，pp.46-52。

27) 高频，〈“一下”的语法化研究〉，《甘肃社会科学》第4期，2008年，pp.58-61。

28) 如：黄檗下来见，以拄杖打板头一下(唐《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打一下”就是“打”的动作进行一次。

29) 如宋《朱子语类》中的两个例子：1) 学者最怕因循，莫说道一下便要做成，“一下”指模糊数量，含有短时、轻松等意义；2) 圣人下得言语恁的镇重，恁的重三迭四，不若今人只说一下便了。“说一下”的用法与现代汉语中“V一下”的结构已经基本上一致了。另外，“V一会儿”形成的过程与“V一下”基本一致，只是语义上更简单些，主要指动作、行为延续的时量短。

30) 焦毓梅，〈不定量词“点儿”与“些”的比较研究〉，《중국어학보》第76期，2016，pp.3-29。

用于不可数名词，包括指无界事物的无界名词和指抽象事物的抽象名词，在近代汉语（特别是明清小说）中开始发展出诸多同类形式（如一点儿、半点、一点子等），并开始与可数、有界名词搭配，完成了整个演化过程³¹⁾。“些”最早的用法是作为语素出现在双音节词中，意为“少、小”，到唐代出现了“些”单独使用指少量或不定数量的用法，到宋元时期“些”才受同类数量结构类化影响出现了“一些”的形式³²⁾。

我们尝试考察“点儿”、“些”与VP、AP搭配使用情况。发现“点儿”一直到近代汉语时期基本上都只用于“点儿+NP”，直到明清时期才出现了“点儿”表程度量的用法。由于表程度量的用法是由“V+点儿+NP”结构变化而来，所以也只能用于“VP/AP+点儿”的结构，如：

- (39) 他养活咱甚么来？你爹教那学，使得那口角子上焦黄的尿沫子，他顾瞻咱一点儿来！（明《醒世姻缘传》）
太夫人并无别症，偶感一点风凉，究竟不用吃药，不过略清淡些，暖着一点儿，就好了。（清《红楼梦》）

“些”在唐五代即出现了表程度量的用法，一般用于“些+VP/AP”结构，如：

- (40) 设斋欢喜，果报圆满。若人些子攒眉，来世必当丑面。（《敦煌变文集·丑女缘起》）
些些丑陋不嫌，新妇正当年少。（《敦煌变文集·丑女缘起》）

31) “点”本来是名词，指黑点儿。六朝至隋唐时期，“点”主要用于与“圆点”形状类似的事物，如“向风一点泪，塞晚暮江平（唐·杨巨源《无题》）”；“点”也有部分用例指“某事物极小的一部分”，其中名词多为指称有界事物的有界名词，仍然带有明显的视觉形象特征，如“磳迥三通角，山寨一点旗（唐·张祜《塞上曲》）”；直到明清小说中才出现较多的与可数的有界名词搭配的例子，彻底摆脱了初始名词的语义特征，只单纯表示“数量少”，如“我是好人家儿女，知道羞耻，要穿件衣裳，要戴点子首饰！（《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七回）”。

32) “些”本来是形容词语素，出现在些小、些微等词中。后衍生出“些子/些些/些”，在隋唐时期多用于名词前作定语指“数量少”，如“蝉喘雷干冰井融，些子清风有何益（唐·贯休《苦热寄赤松道者》）”；宋元时期开始出现“一些”，“一些子”、“一些儿”等形式。

然而，这个用法在近代汉语时期消失了，宋元以后“些”与“点”的发展脉络相似，也发展出表程度量的用法，一般只用于“VP/AP+些”的结构³³⁾，如：

- (41) 奶奶不得自己到那里去看着些儿？（明《醒世姻缘传》）
 凡兵怎敢比仙兵，擦着些儿神气泄。（明《西游记》）
 廷带忒长了，你馈我趂短些。（元《朴通事》）
 只要快些完得事，就多着些也罢了。（明《二刻拍案惊奇》）

4) “V+好+数量”结构的产生

“好”在近代汉语时期完成了语法化过程，并衍生出“V+[好+数量]”的结构，而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出现过“V+[副词+数量]”的结构。

研究者对“好”的语法化过程已有比较清晰地描述，如武振玉（2004）指出程度副词“好”是由表示“美好”义的形容词“好”虚化而来的，始见于晚唐五代时期，但很少见，宋以后略多见，元明清是其出现的高峰时期从用法上看，程度副词“好”主要修饰形容词、心理动词和一些动词性词组³⁴⁾。温振兴（2009）则将程度副词“好”的出现时代确定为两晋南北朝时期，认为其由并列形式的“好+A”演化而来³⁵⁾。

但研究者对“好+数量”结构的产生与演化则不够重视，只有田春霞（2016）论文中指出晚唐五代“好个X”结构为感叹构式，“好”为程度副词，“个”为词缀，宋元时期“好+（数）+个”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中“好”为程度副词，“个”为量词；明清时期“好+（数）+量”构式承续前面的结构基本不变，只是数词“一”的省略频率变高了，X成分变得多样了³⁶⁾。

我们尝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考察具体语料，认为现代汉语中“V+好+数

33) “有点/有些+AP”的结构应是由原结构中“NP”范围扩大而来，这里不作具体讨论。

34) 武振玉，〈程度副词“好”的产生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2004年，pp.59-63。

35) 温振兴，〈程度副词“好”及其相关句式的历史考察〉，《山西大学学报》第5期，2009年，pp.61-65。

36) 田春霞，〈“好+(数)+量+X”结构句法语义研究〉，湖北大学学位论文，2016年。

量”结构很可能是由带有较强感叹意味的“好+NP”演化而来³⁷⁾。从隋唐至明清发展过程大体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好个+NP”——“好一+量词+NP”——“好+数+量+NP”——“[好+数量]+NP”。详述如下。

(1) “好个+NP”结构自晚唐五代开始出现，NP的类型涉及普通名词、专有名词、名词结构等，“好”带有较强的感叹、评述语气，整个结构都是对某个特定对象（NP）的评述，如：

- (42) 好个林间鹊，今朝足喜声。（唐·姚合《姚少监诗集》）
十三郎仪表堂堂，好个军将，何须以科第为资。（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例（42）“好个林间鹊”、“好个军将”语义近似于赞叹“这个林间鹊真好”、“这个军将真棒”。

(2) “好一+量词+NP”结构，语义、用法与“好个+NP”基本一致，在宋代“好一个+NP”就已经非常常见，随后这一结构中的“个”迅速扩展到一般名量词，并且随着动量词的普遍应用，结构中量词范围又扩展到部分动量词，名词也随之扩展到事件名词，如：

- (43) 在金山，见滕元发乘小舟破巨浪来相见，出船巍然，使人神耸，好一个投兴底张镐相公。（宋《侯鯖泉》）
师与长庆保福入州，见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朵牡丹花。”（宋《五灯会元》）
两军摇旗擂鼓，呐喊连天，真好一场大杀也。（明《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37) 如前所述，一般认为程度副词“好”来源于形容词“好”，处于“好A”并列式中的形容词“好”在语言明晰原则的驱动下，经过动因竞争类推和重新分析语法化为程度副词“好”。如果认为“好+个+NP”结构来源于“好+AP”结构，那么其必然要产生得更晚，可是在研究中发现“好+AP”在晚唐五代只有极少用例，而“好+个+NP”用例更多，且同期文献并未出现“好+AP+NP”的例子，因而认为“好+个+NP”结构的出现与“好+AP”无关。因而，由“好+NP”发展出“好个NP”的结论应与事实更为接近。

3) “好+数+量+NP”, “好一+量+NP”结构在明清时代, 进一步发展其中的“数”不限于“一”, 有一部分语义上仍与“好个+NP”一致, 是对句中“NP”的评述, 如:

- (44) 两位好汉, 端的好两口朴刀, 神出鬼没。(明《水浒传》)
茅屋人家烟火冷, 梨花庭院梦魂惊, 渠添浊水通鱼入, 地秀苍苔滞鹤行。真个好一阵大雨也。(明《警世通言》)

例(44)中“好两口朴刀”语义近似“这两口朴刀真好”, “好一阵大雨”语义近似“这一阵大雨真厉害”。但还有更多的例子重新分析为“[好+数量]+NP”, 进而出现了“好+数量”不与NP连用的例子, 如:

- (45) 若是犀牛, 且拿住他, 锯下角来, 倒值好几两银子哩。(明《西游记》)
布无心恋战, 只顾奔走, 折了好些人马。(明《三国演义》)
(46) 我见你说好几遍了, 只管把这话来吓人。(明《水浒传》)
元妃命他进前, 携手拦于怀内, 又抚其头颈笑道: “比先竟长了好些……”(清《红楼梦》)
适才外间传说, 往东府里去了好一会了, 想必就回来的。(清《红楼梦》)

例(45)中“几”、“些”表模糊量, “好”用于强调说话人对模糊量的主观评述; 例(46)结构中的“数量”涉及名量、动量、时量, 可不与NP连用, 作V的宾语或补语。

5) 小结

综上, 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汉语时期产生的几类用数量表示VP程度量的结构, 都与汉语量词系统的演变密切相关:

- (1) “一V”是因为汉语动量表达由“数+动”为主演变为“动+数+量”为主的形

式，原有的“数（一）+动”结构中的部分常用“数（一）”由实指数量的数词虚化而产生的；

- (2) “一点”本身就是汉语数量表达由“数+名”为主演变为“数+量+名”为主的系统性变化中，由“数+名”变为“数+量”的，并进一步虚化为表小量的不定量词。“点儿/些”表程度量的用法，则是由于“V+[点儿/些+NP]”结构发展出“V+点儿/些”，“点儿/些”也由指“NP”量转为指“VP”程度量。
- (3) “好+数量”结构则与汉语由非量词性语言转化为典型的量词性语言系统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汉语的这一系统性变化，“个体”的表达也从原本的“零形式”转化为必须有“数量”等标记性信息，从而促成了带有评价意义的“好+NP”转化为“好个NP”。又由于近代汉语时期产生了“点儿”、“些”、“一会儿”等表示模糊数量词语，最终促成了带有较强感叹、主观评价色彩的“V+好+数量”结构的产生。

4. 结语

通过对近代汉语时期（晚唐五代—明清时期）相关词语及结构的考察，我们发现汉语中动词程度量的表达，在近代汉语之前，“形容词/副词+VP/AP”是动词结构和形容词结构共同的表量形式，VP程度量的表达主要使用“形容词/副词+VP”结构，且不必和其他数量成分同现，进入近代汉语之后（特别是宋元之后）逐渐演变为“VP+数量”结构为主。现代汉语中“形容词/副词+V+数量”结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汉语VP程度量表达形式的变化过程与汉语表量系统的整体变化密切相关。

首先，VP表量形式的变化与汉语表量系统语序的变化呈一致性。

先秦动量表示法以“数+动”为主，秦汉以后“动+数”越来越占优势，在此基础上，两汉终于出现了“动+数+量”结构，从而开始了这种形式在魏晋南北朝大

量出现的先河³⁸⁾。此后，“动+数+量”结构不断发展完善，直到近代汉语时期生成了较为完备的动量表达系统。

VP相关程度量的表达，也经历了类似的移位现象。通过对“大”、“稍”、“微”和“很”、“稍微”两组词的历时考察，我们发现在上古和中古汉语时期VP与AP程度量的表达方式基本一致，都是“副词/形容词+VP/AP”的形式，“大”、“稍”、“微”等词都可兼表VP和AP的程度量，直到近代汉语时期才逐渐由“V+数量（实指）”演化出“V+数量（虚指）”的结构来表示程度量。VP数量与程度量表达形式演化如下所示：

数量+V	--	V+数量
程度量+V	--	V+程度量
(副词/形容词+V	--	V+模糊量)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造成了原有部分表量成分的虚化，如“一+V”结构就是由“一（实指数量）+动”虚化而来，一方面也造成了原有“程度量+V”结构中部分词语后移，形成语义近似的两种形式并行的局面，如：大吃一顿——吃一顿大的，大大地行了个礼——行了个大礼。

第二，伴随汉语量词系统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新兴表量形式，并促使原有的结构发生了语义和结构上的变化。

汉语经历了一个由非量词性语言转化为典型的量词性语言系统性变化。量词性语言中存在集合量和个体量之别，非量词性语言中存在单数和复数之别。英语是典型的非量词性语言，汉语是典型的量词性语言。显然英语中有单复数之分，那么汉语中必定会有集合量和个体量之分。事实上，史有为早就提出汉语中存在“类”和“例”的概念。英语单数名词是“零形式”，复数名词需要词形变化。而相对应，现代汉语表集合量的名词一般是“零形式”，表“个体量”的名词需要数量短语等外部条件的支撑³⁹⁾。

38) 唐钰明(1990), 「古汉语动量表示法探源」, 『古汉语研究』第1期, pp.71-73+53.

在近代汉语时期，随着汉语量词系统逐渐发展完善，汉语中涉及“个体量”的时候也逐渐变得需要添加数量成分才能说。句子中出现“大”等表程度量的词语时，通常是对VP具体情况的描述，其中涉及的名词性成分必然是“个体量”，这也就造成了这些结构必须添加数量成分，构成“形容词/副词+V+数量”的结构。考察“形容词/副词+VP”与数量结构共现的情况，也发现直到晚唐五代“形容词/副词+VP”结构仍不与数量共现，自北宋起才开始零星出现VP与有数量成分共现的用例，此后使用比例逐渐增加，到清代成为主要形式。

汉语量词系统带来的这一变化，也促成了“很+VP”结构中“很”的变化。“很+VP”中“很”本指“用力、厉害”，字形也多作“狠”，如“狠打”、“狠骂”。但在数量结构加入后，就构成了“很+V+数量”结构（如“很打了三十下”），由于“数量”是天然的焦点，“很”自然就指向“数量”，最终形成了“狠+VP”与“很+VP”两种形式的分化。

现代汉语中VP程度量的表现形式繁杂主要是由于程度量表达方式的变化过程在近代汉语时期才开始，距离现代时间太短。目前阶段新旧两种形式的更迭仍然没有彻底完成，新旧两种形式以及各种过渡形式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

39) 转引自黄维军，《数量短语的完句功能及其教学意义》，山东大学学位论文，2017年，pp.17。
现代汉语中，很多句子没有数量成分就不能说，如“我买了漂亮鞋子（×）—我买了一双漂亮鞋子（√）”。

參考文獻

-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第7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 中国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
- 李宇明,《汉语量范畴研究》,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 太田辰夫、蒋绍愚徐昌华译,《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
- 陈前瑞、王继红,〈动词前“一”的体貌地位及其语法化〉,《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2006年。
- 高频,〈“一下”的语法化研究〉,《甘肃社会科学》第4期,2008年。
- 黄维军,〈数量短语的完句功能及其教学意义〉,山东大学学位论文,2017年。
- 焦毓梅,〈不定量词“点儿”与“些”的比较研究〉,《중국어학보》第76期,2016年
- 焦毓梅(2021),〈现代汉语中“稍微+数量”结构的再认识〉,《中国言语研究》第95期,2021年。
- 唐钰明,〈古汉语动量表示法探源〉,《古汉语研究》第1期,1990年。
- 温锁林(2008),〈“一vp”的演化及“一量vp”的由来〉,《汉语史研究集刊》第11辑,2008年。
- 武振玉,〈程度副词“好”的产生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2004年。
- 殷志平,〈动词前成分“一”的探讨〉,《中国语文》第2期,1999年。
- 殷国光,〈上古汉语中数词计动量的两种位置的比较〉,《古汉语研究》第1期,2002年。
- 于立昌,〈古汉语动词前后动量成分表义差异及原因试探〉,《殷都学刊》第3期,2017年。
- 张涛,〈表达少量“VV”式的来源〉,《济宁学院学报》第5期,2010年。

张谊生, <从量词到助词—量词“个”语法化过程的个案分析>,《当代语言学》第3期, 2003年。

李善熙, 《汉语“主观量”的表达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论文, 2003年。

田春霞, <“好+(数)+量+X”结构句法语义研究>, 湖北大学学位论文, 2016年。

叶玉纯, 《论“一V”结构》, 吉林大学学位论文, 2006年。

Abstract

The Expressions of Quantity of VP Structure in the Modern Chinese Period

Jiao Yumei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 expressions of “quantity” related to the VP structure are complex, and there are situations where "adverbs or adjectives" and the quantitative structure co-occur compulsory. I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this situation only by examining modern Chinese, and it is also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o-occurrence of adjectives or adverbs with quantitative components.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modern Chinese period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Ming and Qing periods)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dverb system and quantitative expression system.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relevant corpus of this period, and to find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related structur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hopes to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 of the VP 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 Modern Chinese, VP Structure, the Expressions of Quantity, Quantitative Structure, Adverb, Adjectives

투 고 일 : 2022. 4. 10. / 심 사 일 : 2022. 4. 15.~ 2022. 5.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2. 5. 20.